

一棵松树的记忆

冯积岐

且和周文王姬昌、周武王姬发都诞生于岐山。周王朝的祭奠之地——周公庙，距离我们村不足两公里。我们村面向关中平原，北倚北山，被村里人称为北山的千山余脉和秦岭遥遥相望，滔滔渭水就在原下。村子里的土地中也许埋葬着西周的先王，村里的老辈人还曾说过，这棵白皮松是西周先祖陵地上的树木，至今粗算有三千多年了。“凤凰鸣叫过”的凤鸣岗在我们村子西边的不远处。“凤鸣岐山”这个传说诞生于岐山这块土地上。究竟我们村是住在周王的陵墓头上，还是住在岐王李茂贞儿媳的陵墓头上，无从考证。清代和民国的县志上把我们村里的这棵白皮松作为岐山八景之一，用文字固定在了纸上。古老，不是这棵白皮松的荣耀和骄傲；古老，是它生命力顽强的见证，它历经了无数次的腥风血雨，目睹了王朝更替，目睹了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，目睹了生灵涂炭、哀鸿遍野，目睹了新时代的和平顺遂，目睹了庄稼人脸上泛起的希望和刻着皱纹的笑容。这棵白皮松是历史的活页。

据村里的老辈人说，上个世纪40年代初，国民党陆军学校第七分校搬到了周公庙。由于军饷不能按时发放，军校里的年轻士兵们到了冬天，依旧是一身薄衣单衫，于是，他们就偷偷

拆附近村庄里的舞台、庙宇，砍伐庄稼人的树木，卖掉补充军饷。军校里的官兵曾经到我们村砍伐这棵白皮松，每一次，官兵们的斧头刚举起来，不是电闪雷鸣、大雨倾盆，

就是狂风乍起、昏天黑地；最后一次，他们刚到树下，不知从哪儿溜出来十几条青蛇，趴在树根部，官兵们一看，吓得四散而逃，从此再没有敢来，白皮松躲过了一劫。显然，村里人把这棵白皮松神话了。

松树不老。我们这一代人，由英俊的青年到腰身佝偻、头发花白的老者，和松树拨动着同一个时针。我们在如今看到的松树和童年时看到的松树几乎一模一样，它依然伟岸、刚毅，郁郁葱葱。有一天，村里人突然发现，树冠如同秃了顶的老人，松针稀疏了，太阳光从树冠中漏下来，在树下印着的图案苦涩又冰凉。春天到了，松树的两个枝丫上不再生长松针，光秃秃地伸向西南方向。仅仅过去了几年，松树突然死了。它死得干脆、坦然、从容、安详，看不出对生的留恋，听不见痛苦的呻吟。我们村里人在扼腕叹息中，为死去的白皮松立了一块石碑，纪念它的活着和死去。

死去的白皮松依然站立在我们的村口，炭黑色的枝干手臂似的伸向了天空，显示着无奈、苍凉、悲壮，树身上的伤痕丑陋、显眼，活着时的威严、庄重、伟岸已荡然无存。白皮松不再用松涛声和大地合唱，它发出的声音低沉、衰弱，仿佛自己给自己祈祷，更像是怆然哀鸣。

郭子仪：
功成不居量如海

王厚明

平定安史之乱立下赫赫战功的郭子仪，多次力挽狂澜，挽救唐朝于危难之际。郭子仪不仅以军功显赫著称，更以高超的为人处世为后世传颂。《旧唐书》评介他“人道之盛，此无缺焉”。

历史上，“功高震主”是招致君主猜忌的诱因，而经历四朝，权倾朝野的郭子仪却能功成身退，这与其不恋权位、淡泊名利是分不开的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唐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尚书令，郭子仪恳辞不受。代宗又命五百骑兵持戟护卫，催促他到官署就职，郭子仪仍不肯接受任命，代宗感动之余，令史官将他辞谢的事迹编入史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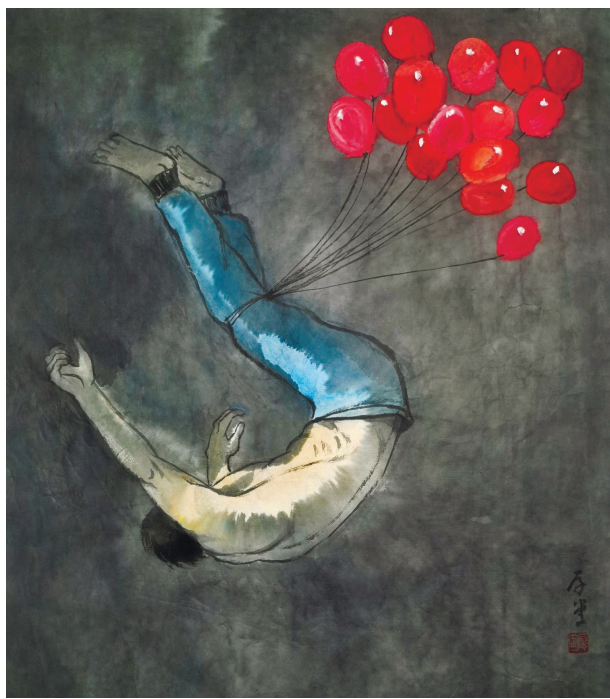
被封汾阳郡王的郭子仪，位高权重，手握重兵。但每次打完胜仗，他就请求辞去兵权。朝廷曾七次收其兵权，他每次都毫无怨言。为了避免皇帝猜疑，郭子仪甚至不惜自污名节，故意生活奢华，经常大摆宴席，邀请朝中权贵前来赴宴，有人劝阻郭子仪，他却笑着说：“我要是生活俭朴，别人会说我收买人心，图谋不轨。我这样生活奢华，陛下才会放心啊！”

郭子仪“以宽厚容众，素重怀恩”，总是能包容异己，化敌为友，展现了公而忘私、顾全大局的胸襟气度。郭子仪征战吐蕃时，宦官鱼朝恩指使人挖掘其父坟墓，大臣都担心他举兵造反。郭子仪入朝后，唐代宗慰问他，他流泪道：“我长期带兵，不能禁止士兵损坏百姓的坟墓，别人挖我父亲的坟墓，这是上天惩罚啊。”

郭子仪处世周全，不论同僚为人和形象，都示人以敬，从不怠慢。郭子仪晚年患病，“体陋甚，鬼貌蓝色”的宠臣卢杞前来探望，郭子仪生怕左右侍女嘲笑他的样貌，特意将她们屏退，以庄重姿态接待卢杞。对此，家人不解地询问，郭子仪回答：“卢杞虽然样貌丑陋但心胸狭隘，如果听到你们嘲笑他，他日后得势必定会报复郭府！”

郭子仪以身作则，家教甚严。儿子郭暖曾和妻子升平公主发生了口角，骂道：“你仗着父亲是皇帝吗？我父亲不稀罕当皇帝！”公主大怒，回宫告诉父亲。代宗道：“他说的没有错，郭令公要是想当皇帝的话，天下就不是我们家的了。”面对郭暖的坑爹之举，郭子仪立即将郭暖关起来，去向皇帝请罪。代宗道：“俗话说‘不痴不聋，不作家翁’，子女夫妻间的事，不用理他。”郭子仪回来后并未作罢，将郭暖杖打数十。

戎马征战的郭子仪，可谓忠诚报国的楷模，也堪称做人处世的典范。正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所说：“功盖天下而主不疑，位极人臣而众不疾，穷奢极欲而不非之。”无愧于“完名全节第一人”。

●雅舍谈艺
梦想成真
厚明

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或许有一天就会实现。

虚舟

韩铁铮

船上有没有人，这就是“空船效应”。

有的人在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习惯于抱怨他人。小孩子跌了跤，大人就作势骂那路面：“打它！把宝贝绊倒了！”孩子于是破涕为笑。在这种抱怨他人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自然

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有了烦心事会认为都是他人造成的。

老子曰：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”季羨林在《我读〈蒙田随笔〉》中写道：“正确地认识自己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”凡事不要过分以自我为中心，而以一种超脱的心态去看待自己，用一个“空船心态”看待他人，不总是归咎于他人，这样不仅能做到减少冲突，也能让自己少生闲气，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在。

这棵松树站立在我们陵头村的村口。松树是白皮松。树身不是那种光亮、闪耀、甜腻的白。它的白色中隐含着淡淡的灰，这种淡灰并没有减轻白色的分量，反而使厚重的白色显得含蓄、谦恭、不张扬。树冠如同一把撑开了的伞，很有分寸地贴在蓝天上；再大的风刮来，树冠纹丝不动，它似乎担心，只要自己一动，那尖锐的松针就会把蓝天擦伤。

在我年幼的时候，祖母牵着我的小手，去松树底下捡拾松籽，捡拾松树脱落的皮。刚到松树下，松涛声如同阳光一样，披了我和祖母满身；松涛不是吼，不是叫，而像五爷手中的三弦声，很柔和，如果这声音能抓住，双手肯定会像伸进棉花里一样。落在地面上的松籽和当今市场上叫卖的大不一样，不是尖嘴猴腮的奸佞相，它饱满、明朗，虽然落在了地上，生命力似乎还活跃着。我们这些娃娃捡拾它，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显示自己幼小的辨识力。白皮松蜕掉的树皮散发着香味，淡定，悠长。树皮的形状似牛、似马、似兔子、似松鼠，你觉得它像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我们把捡拾的树皮摆在路上，用它拼图，这些图案满足了我们的的好奇心，也填补了农村娃娃们童年的单调、孤寂。

这棵白皮松，不只是我们村的标志、眼睛和卫士，也是岐山县城西北方向所有村庄里人眼中的灯塔。远行的人，一上蔡家坡那道长长的坡，站在二十里开外的大原上，就能看见这棵高大的白皮松。即使在秋雨连绵的日子里，白皮松也能穿透雨雾，亮出肃穆、庄严的身姿，使远行的人看到回家的希望。它不动声色地告诉人们，家就在不远处，不要停下脚步，再艰难的路程，不必畏怯，希望在不远处闪烁。

这棵白皮松和我们村的村名紧紧相连。我们村里的人住在陵墓的头上，所以叫陵头村。埋葬庄稼人的地方只能叫坟墓，不能称作陵墓的。我们村究竟埋葬了哪个人物？1640年，村里人发现了一处墓葬和一座墓碑，碑文上记载，墓葬中的主人是岐王李茂贞的儿媳朱氏。唐代末期，李茂贞在关中西部称王，占领的面积包括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的一部分。李茂贞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李从暉继承了王位，朱氏作为李从暉的妻子，死后的埋葬之地自然称之为陵。据村里的老人说，这棵白皮松是朱氏的陵地里存活下来的一棵。近几年来，北京大学考古队在我们村和周公庙附近多次探寻，寻找西周的踪迹。西周的先祖在岐山休养生息，繁衍子孙四代，周公姬

一位擅长篆刻的文友在朋友圈展示了他的一枚新作“虚舟”，刀功自然顺畅，文字寓意深刻。这个典故出自《庄子·山木》：“方舟而济于河，有虚船来触舟，虽有偏心之人不怒。有一人在其上，则呼张歛之；一呼而不闻，再呼而不闻，于是三呼邪，则必以恶声随之。向也不怒而今也怒，向也虚而今也实。人能虚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！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：决定这个人人生气与不生气的，完全取决于撞来的